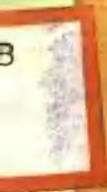




双镖大闹龙潭寺



双鑲大鬧龍潭寺

Shuangbiao Danna Longtansi

本社編

春風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25,000 开本：7.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2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855

责任编辑：耿 瑛

封面设计：潘树声

ISBN 7-5313-0145-8/I·133 定价：2.80 元

前 言

这是我社继《三侠剑·棍扫萧金台》之后，出版的第二本“传统评书研究资料”。收入了《双镖大闹龙潭寺》和《赛尔墩学艺》两部中篇评书及有关文章。

前者原名《双镖记》，是著名评书家李庆溪先生早年常演书目之一。这次口述时，删去一些次要的情节，保留了原书的主要故事。从官中丢三宝起，到黄天霸、黄九龄父子相认，双镖大闹龙潭寺止。虽然此书仍没能跳出寻宝追贼的“老套子”，但是，具体情节却与其他同类评书不同。李老的书描述人物细，故事安排巧，情节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书中穿插了夫妻离散、父子相逢等内容，有不少动情之处。在反映清代民俗、市井风貌上也有独到之处。

北方评书中，《三侠剑》、《黄杨传》、《彭公案》、《施公案》、《双镖记》五书，描写了黄三太、黄天霸、黄九龄祖孙三代人。早在清末就有小说《黄三太学艺彭公清烈传》一书（见宣统元年江东书局石印本），写黄三太少年之事。本社出版的评书《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中，有一段“黄三太

打虎救驾”，这是他正式投靠清廷的开始。黄三太病故后，其子黄天霸出世，保施公，镖伤二友，以及攻打连环套，拿窦尔墩的故事。均见小说《施公案》一书，评书本易名《五女七贞》，内容多有丰富。评书《双镖记》及《五小下关东》，则是写黄家第三代黄九龄的故事。

南方另有扬州评话《万年青》一书，也写黄九龄故事，但与北方评书情节大异。北方评书中的黄九龄是康熙时人，主要活动于华北及东北诸省；南方评话中的黄九龄，是写他保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因此，近年江西出版清代话本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时，更名为《乾隆下江南》。上海出版的《扬州评话选》中，曾选发了其中《打焦俊》一回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比较、研究。

关于李庆溪夫妇的情况，可参见本书中郝赫同志撰写的小传，此处不再重述。

《窦尔墩学艺》是《施公案》的一段。窦尔墩，清代康熙年间实有其人，有关他的民间传说甚多，笔记小说中褒贬不一。小说《施公案》中把他写成反面人物，但是在京剧《连环套》中，观众却喜欢窦尔墩这个绿林豪士，而不喜欢那个假仁假义的黄天霸。有的书中说窦尔墩被俘后惨遭杀害；有的戏中写他被释放后在麒麟峪出家为僧；也有的民间传说中，说他逃到黑龙江省，至今还有后代。近年，江苏、河北、内蒙古等地出版了《大侠窦尔墩》（前传）、《窦尔墩外传》（后传）、《连环套》等书。本书中的《窦尔墩学艺》主要情节与上书各书均不相同。书中还有窦尔墩出关到凤凰山学艺的描写，因此，东北听众格外感到亲切。为了避免

重复，本书发表时，删去了《施公案》原书中有的“黄三太镖伤窦尔墩”等四回书。这部评书的口述者聂田盛先生是一位老艺人，会书甚多，本社将出版他的《马潜龙走国》、《天下第一枪》、《大元义侠东》等书。整理者刘新原来是二人转老作家，出版过《夫妻争灯》等个人选集。他们二人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这次编写评书是他们第一次合作。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利于对传统评书的深入研究。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杨天微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致谢意。

1988年元旦

目 录

双镖大闹龙潭寺.....	李庆溪等整理	1
第 一 回	查国宝施世伦苏州赴任 探二龙黄天霸卧室遭擒	3
第 二 回	捉赵忠二龙山群雄施威 入公馆蒙面人投镖寄柬	26
第 三 回	醉仙苑云里翻仗义缄口 谢家寨一枝兰贪财害友	43
第 四 回	何路通飞绝壁临渊献技 殷丽娘闹北塔含泪战夫	71
第 五 回	黄天霸中途路大意负伤 美少年十字街神镖慑众	87
第 六 回	朱光祖巧进言挽留弟媳 黄天霸念旧嫌使性拒妻	108
第 七 回	辨真伪两伤怀夫妻对愧 报贼踪酬盛情丽娘潜行	124
第 八 回	斗沙弥贺仁杰捷足脱险 破囚室黄九龄夜探龙潭	139

第九回	入宝刹施世伦访贼查宝 逐谢豹法明僧遇害丧生	151
第十回	荆棘路云里翻仗剑阻路 龙潭亭父子倾双镖擒贼	161
李庆溪、张香兰合传		郝 赫 170
三回九转巧连环		杨 微 190
窦尔墩学艺		聂田盛述录 刘新整理 199
第一回	曹霸行凶夫妻丧命 窦公施恩兄弟得生	201
第二回	慈云长老开门传艺 广来高僧代师授徒	212
第三回	二墩干预狗子丧命 官兵搜寺守备逃生	223
第四回	破户示警威慑县令 登门索命手刃仇人	234
第五回	人头飞入贪官丧胆 大汉跳下都司惊心	245
第六回	一虎行凶街前遭辱 三盗孽满庄内被歼	257
第七回	四乡祝贺开怀畅饮 一掌解围促膝谈心	267
第八回	小盗剪径山中落草 老叟泄机关外投师	278
第九回	硬闯花堂掌震狄柱 巧拜山寨钩毙蓝贼	295

第十回	英雄神力八虎让位 好汉绝技三杰服输	309
第十一回	登山讨鏢四龙败阵 临庄杀盗二柱施威	310
第十二回	三山合并群雄齐聚 一套出兵众敌全摧	332

双镖大闹龙潭寺

李庆溪 传述
张兰香 整理
李冠雄

第一回 查国宝施世伦苏州赴任 探二龙黄天霸卧室遭擒

大清康熙年间，宫中内务库丢失三宝：翡翠鸳鸯镯，翡翠炸海蟾，珍珠汗香衫；三名守库小太监也被杀死。盗宝人留下字柬，上写四句打油诗：

谢君赐我炸海蟾，
豹归虎丘跃千川，
盗亦有道不为己，
宝还请斩施不全。

下边印了一枝窄叶兰花。圣上震怒。因事涉号称施不全的顺天府尹施世伦，降旨将此大案交顺天府办理。施公领旨回衙，找来天霸等差官商议。这字柬上是一首藏头诗，将每句诗行的头一字连读，乃“谢豹盗宝”四字。众差官久在江湖，都知道谢豹外号一枝兰，是当年茂州庙被杀的一枝桃谢虎之弟，此人久匿苏州，正合“豹归虎丘”及字柬下面印着的那枝兰花。这谢豹与施、黄等人有杀兄之仇，定是他盗宝无疑。施公又将这些情况奏知皇上，皇上传谕：升任施世伦为江苏巡抚；黄天霸为三品副将，关泰为四品副将，朱光祖为五品守备。着即赴苏州，限除夕前人赃俱获。

时近十月，离年下只有三月光景，途程往返需时一月，还剩下两个多月，擒贼查宝如大海捞针，够紧巴的了。施公带领众随员餐风宿露，兼程急进，不日到达江苏境内，已离苏州不远。

这一天，打前站的哈三巴，何路通在行至离苏州城一站地的地方遇到一条大河，河面很宽，南北两岸相隔有十丈，两岸之间飞架一座石桥，桥面有一丈多宽，行车过马不成问题，桥两边是半人高的栏杆，桥头上刻着三个篆书大字：天水桥。

哈三巴、何路通正欲继续前行，忽听西边传来一阵嘈杂之声，两人扭头一望，见西边半里来地有一座大水闸，水闸南北两岸上，站着许多人正在翘首引颈向闸下观望，议论纷纷。

二人见状，知道闸下一定发生了不小的事，虽然办案时间紧迫，两人商量一下，还是决定去看看。

闸前围观的人见来了两个穿官服带佩刀的人，便一哄而散，只有几个十来岁的孩子还留在闸边，哈三巴上前问这些孩子：

“喂，小兄弟，你们看什么呢？”

“脑袋，人脑袋！”孩子们七嘴八舌，“闸板上有颗人头，你看，就在那。”

哈、何二人顺孩子指的方向往下观望，见这是面石闸，两边的石墙是用一尺厚二尺半长的石条砌成，中间的闸板是块半尺厚的木板，上面刷着桐油。河面水波起浮，在闸板水面的地方，飘着一团头发，当水波稍降时，头发下就露出一

颗人头，由于离得远看不清是男是女，是头还是整尸。

两位差官心头着实一惊：人命大案不可轻视。哈三巴又问孩子：

“这河叫什么名呀？”

“叫天水河，这闸叫天飞闸。”

“附近有什么人家吗？”

“南边有刘家寨，西南有郭家庄。西边二龙山脚下还有个兴隆镇，这河水就是从二龙山流下来的。”

“噢——。”

事关重大，必须立刻回禀施大人，当时决定由何路通返回去迎施公回禀此事，哈三巴留下看守闸板上的人头。

何路通飞身上马，圈马回头，紧加一鞭向来路疾驰而去。

天刚正午，大道上来了一队人马，当中一顶小轿，率先五位马上将是朱光祖、关泰、腾官保、贺仁杰、黄天霸。马背上的天霸面色冷峻，若有所思。

一行人正往前赶，忽见前方有人拦轿，众人一看，却是前方打道的何路通。队伍停下，轿帘一打，施公从轿里出来。何路通忙下马躬身施礼。施公把手向前一伸：“路通，不必拘礼。前方道路好走吗？”

“大道前方有一条河，叫天水河。”

“可有桥梁？”

“有。桥面很宽。过河不成问题。”

“如此便好。抓紧时间准备过河，再到前边寻一投宿之处，连日奔波，都很劳累，今日早些歇息，明晨起程，午前

便可到达苏州城了。”

“大人，还有件事必须向您禀报。”

“还有何事？”

“前边河道有一座天飞闸，在闸板上发现一颗人头。此桩命案，管与不管，请大人定夺。”

“啊？！”施公听罢心中一沉。

起程之前，施公就决定沿途不理民词，为的是能够如期交旨。所以，一路之上多遇民间的大事小情，都一概未理。但眼前出了人命大案，再若不管，与天理不容，与良心不过。施公一只手捻着颌下黄须，一双“雌雄眼”缓缓闭上，沉思片刻，猛地把轿杆一拍：

“此事不能不管！视生民命遭涂炭而不见，虽身负圣命而何颜于苍天！何路通，你领众将火速赶往天飞闸，不管是头是尸，着人打捞上来，安顿妥当，其余人跟我随后就到。”

黄天霸一旁拱手说道：“大人，此处地处偏僻，众差官俱都离去，如有强人歹徒相扰，恐生祸患，望大人准天霸留下，以防不虞。”

“也好。”施公点头应允，又对何路通等人一挥手：

“你等快去天飞闸！”

三里多路一眨眼就到了，五位差官下了马。何路通来到与哈三巴分手之处，嗯？哈三巴不见了。

“喂——，三巴兄你在哪儿？”

没有人应。几人四下找了一遍也不见人影。朱光祖突然问何路通：

“人头在哪儿？”

何路通向河中闸板那一看：“啊！人头也不见了。”

原来何路通走后，哈三巴把围观的孩子们撵走，在岸边坐下，看守河中的人头。正坐着，忽听脑后风声响，哈三巴本能地把头一低，“嗖！”一支飞锥贴颈挨项飞掠而过，“啪”，把头戴的凉帽打飞落到河里。哈三巴就势一滚，挺身而立，未及站稳，水闸石墙上“苍鹰扑食”飞下一人，把哈三巴蹬倒在地，那人落地后旋身站起，执手中钢刀直扑上前，“泰山压顶”向倒在地上的哈三巴劈去。

哈三巴觑准路数，偏头让过钢刀，腿上用力一个“前脚”把对手弹开去，旋即拧腰站起向前一望，见来人穿青挂皂，一片黑绸绢帕蒙脸，只露出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左眉峰有一颗黄豆大的痞子。哈三巴高声喝问：

“你是何人？胆敢行刺于我！”

黑衣人并不搭话，挺刀又战，一个“迎风赶月”劈来，哈三巴一侧身，黑衣人一刀劈空，他刚想收刀，哈三巴挥起一掌，好似“青龙现爪”这叫做“劈桥”，砸在黑衣人执刀的手腕上。“哎哟！”黑衣人疼得抖腕大叫一声，钢刀脱手，滚落河中。他自知不是对手，转身便跑。哈三巴抬腿欲追，蓦地想到河中的人头，忙回身向河中一看，暗叫一声：不好！人头不见了。真若将人头丢了，岂不成了桩无头案了。

哈三巴逆水向上察看，河面波平浪静，再看对岸鸟语虫鸣，没人。眨眼之间人头怎会不见了呢？哈三巴亮起二目，再次凝神细察，“嗯？”在距水闸以西五六丈远的水面上露出一段一寸来长的芦管在缓缓西行。哈三巴暗中一笑，一纵身跃

入水中。

哈三巴水性极好，人称“鱼鹰子”，他使上“踏波法”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如履平地。

哈三巴潜入水中，双腿剪水，似鱼龙入水，没游几下就看见一个穿紧身漆绸衣服的人，嘴里含根芦管，拖着个一丝不挂的女尸在水里游着。

哈三巴紧游几下，看看就要追上，那人抛掉女尸吐去芦管，浮上水面三爬两蹬游到南岸，弓腰上岸撒腿就跑。哈三巴紧跟着蹿上岸，一煞腰，追了几步，猛然觉得不对，返身往回跑，刚到岸边，就见一个也穿着漆绸衣裤的人正拖着女尸往西跑。好险！差点中了调虎离山之计。那人见哈三巴追上来，放了尸首，只身而逃。哈三巴没有再追。

面对赤身裸体的女尸，哈三巴为难了。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要把这女尸弄过河去实在是不好办。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把尸体拽到一片小树丛中，撇几根树枝草草地盖上。这时，对岸传来马嘶人喊，三巴仔细辨认听出是自己人，才从树棵子里出来朝对岸喊：

“路通老弟，我在这呢——”

北岸人见哈三巴过河去了南岸，便问：“三巴兄，你怎么过河了？人头哪去了？”

“是具女尸，刚才有几个人前来劫尸，是我追杀到了南岸。尸首在我身后的树丛里。”

说话间，后队人马赶到，刚一落轿，施公便问人头的事。何路通拱手禀道：

“大人，适才下差所见是具女尸，刚才有人前来劫尸，

被哈三巴击退，现在哈三巴在对岸看守着呢。”

施公两岸看了看，南岸是一片矮树棵，不便休营扎帐；北岸不远是一片浓荫。施大人说：“你叫三巴将尸体弄回北岸。”

何路通转身向南岸喊：“三巴兄，施大人命你将尸首弄过来。”

南岸哈三巴喊：“不行呵，这女尸没穿衣服，啊？不行，一点也没穿，我不好弄她走哇。”

北岸施公已经听到，他凝眉略一思忖，对何路通吩咐道：“不可再做高声，谨防左右有贼人耳目，泄露了我们的行踪——”

话刚至此，忽听天霸说了声：“当心有人！”

众人留神观瞧，不远处一棵树树枝晃动，一个人影倏忽一现。说时迟那是快，在人影晃动的一瞬间，黄天霸的一支“亮银镖”已经迅疾出手。就见树上之人盯准镖路，看看镖至近前，伸出二指“叭”，银镖被稳稳夹在指间。众差官为之大惊，一愣神儿的功夫，那人已不见了踪影。几位差官拔腿欲追，被施公拦住：

“不必追了，看此人功夫决非一般，未必能追得上，何况是在这密林之中。但愿他没听到什么就好。”

黄天霸蹙眉自语道：“这人的功夫煞是眼熟呀！”

施公道：“不知此人与哪桩案子有关。如此人只为女尸而来倒也无防。噢，何路通，你带几件衣服过河给女尸穿上，与哈三巴把她带过河来。胜官保、贺仁杰你二人到附近村里找地方，让他们告知村民百姓，谁家丢了姑娘、媳妇赶